

2308



遂寧文史資料選輯

第八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遂宁市市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

封面设计：丁仕昭

封面题字：陶若愚

EC38/13

第八辑史料

目 录

胡耀邦同志路过遂宁·····	杨明坦 (1)
回顾建国初第一次征粮工作·····	蒋南轩 郑吉成 (4)
依靠群众百战百胜·····	胡光翰 (8)
解放初安居剿匪、征粮记略·····	刘 蜀 (11)
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回忆·····	曾光杨 (16)
鱼水相依 桴鼓相应	
——学校地下党活动片段记·····	姚翰翔 (23)
陈毅军长来到敌后涪南中学·····	戴玉印 (28)
中统何时伸入遂宁·····	杨明坦 (34)
随李家钰将军出川抗日·····	龙 晖 (36)
周维干出川抗日纪实·····	雷守谦 (44)
救亡图存 投笔从军 (续) ·····	刘 玺 (48)
珍贵芳香药品——遂宁白芷·····	李小华 (61)
白芷药用介绍·····	谭种玉 (63)
遂宁药材巨商收购白芷竞争·····	李国梁 (66)
罗从周商场斗智·····	李国梁 (68)
护校记·····	李金壁口述 李国梁整理 (71)
遂宁第一所女子小学校建立·····	释常贵 (74)

中医骨科医师邬守朴	曾小可 (76)
解放初遂宁禁娼妓、烟赌简况	杨明坦 (81)
禁烟拯救了我一家	余 鲤 (85)
我所知道的遂宁红十字会	李德霖 (87)
解放前永兴场的两股势力的斗争	唐绍银 (93)
我知道的遂宁哥老会	刘伯常 (99)
遂宁的八大金刚	李国梁 (104)
奉四承的丑闻	陈骏昌 (105)
打军阀何绍尧	潘国良 (108)
王心如打匪	潘国良 (110)
民初乱兵劫中的遂宁	陶若愚 (112)
美龄墓被盗 彭新民发财	夏怀安 (116)
遂州拾零	陶若愚 (118)

胡耀邦同志路过遂宁

杨明坦

革命老前辈，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解放大西南他就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政公署主任，一次路过遂宁老汽车站（现船山乡政府）的一点回忆。

一九五一年初秋，气候时凉时热，碎石泥土公路灰尘扑鼻。这时，我正被公安局领导派去参加西南交通统一检查总站，遂宁检查站公安组工作，检查站设在老汽车站对面。一天上午10时许，我正对过路车辆实行安全检查，忽然间见一辆吉普车，从油房街公路驶入车站街对面茶馆旁边停下，车上乘坐五位男同志，驾驶员座位侧边坐的第一个身穿黄色军干服带有小冲锋枪的青年人（男、约20岁，可能是胡的警卫员），随即二位二十五岁左右的男同志各从各边车门下车，均穿的是灰色干部服，其中一人胸前左边衣包上贴有“川北区公安厅”的胸章，另一人我估计是胡主任的秘书。这二人中间坐的年过三十的老同志（因当时干部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多，见三十岁的干部就算“老”）也跟着下车，年轻的警卫员同志在茶馆街沿一根木凳上坐下双眼巡视四周，驾驶员检查了一下车况随同这三同志进入茶馆中厢，分别在一张小木方桌旁的三把竹椅上坐下，服务员即送上四套盖碗茶并渗泡

上开水，由驾驶员支付了茶费，坐定喝茶。

我当时还是十六、七岁的小民警，心想一定是行署过来的（因当时遂宁专署还未配小车），好奇和职责所需，便上前去看，佩带有“川北区公安厅”胸章的同志见我穿着整齐的人民警，便上前招呼我，他自我介绍是公安厅首保处的，今天陪耀邦主任到西南局开会，路过此休息片刻。那时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设在重庆，南充至重庆公路未通，必经遂宁。我也自我介绍是遂宁公安局东平派出所民警，抽调到交通统一检查站公安组的，和另两位民警共三人负责这一带治安及车辆检查，全县正开展社会镇反和治理社会秩序，目前很安全。此时，我心情激动拘谨地警看耀邦同志，他神态端详，和蔼可亲，衣着朴素，内穿白土布衬衣，外套穿灰卡其的干部服，脚穿圆口青色解放式布鞋。胡主任向我笑盈盈地说：“你们遂宁公安工作还搞得不错嘛！路过这一带很安全。”我代请示地问：“胡主任是否到地委去休息休息！或我去打电话告之地委、专署领导”？胡主任伸出右手边摇摆边说：“不用！不用！我稍坐一会即去重庆。”他边喝茶边听茶堂内群众评价社会镇反工作。大约坐了三十多分钟，胡耀邦等同志向我握手告别，我目送他们五人上车，这时同我一起工作的小姜、老唐两位民警也来此目送此车向重庆方向驶去。他们走后，堂内吃茶的群众问我们这是那里的首长，当听我说是胡耀邦主任时，都赞颂地说“胡主任无官架子，同百姓一起喝茶、倾听意见，真是人民的勤务员啊！回想四八年王陵基（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路过遂宁，保安队早在这一带戒严，军卡车和小车十多辆护送，害得我们生意都无法做。”

当时身为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行署主任这样的领导人，在建国初期社会秩序还很复杂的情况下，随行人仅二三人，是普通工作人员的姿态，喝一般人喝的茶，乘坐的是吉普车，路过遂宁专署所在地，并未惊动任何人，走后群众才知是一位高级干部。此事虽然过去了卅多年，但它时常浮现在我的心中。

回顾建国初第一次征粮工作

蒋南轩 郑吉成

遂宁县于1949年12月8日解放，1950年1月5日成立遂宁县人民政府，为了巩固政权，动员农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增加粮食保证军需和国家机关、城市居民对粮食的需要，以及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克服解放初期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人民政府决定，对原国民党赋元改按产计口征收食物，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川北行署分配遂宁县征粮任务3100万斤大米，要求保证完成，将当时征粮工作的具体做法撰写于后。

首先进行政治动员，解放初期，情况复杂，为了完成征粮工作任务，中共遂宁县委，遂宁县人民政府组织了征粮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此项工作，工作组进村后，选好农民代表建立农协会，县人民政府召开各界人士代表会，我们分别以工人、农民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征粮工作任务和作法，弄清征粮政策和完成任务的方法，会后再由代表同征粮工作队一道走村串户，动员农民召开各种会议，广泛向农民协会会员，农民大会、绅士会、乡保甲长会议宣传政府征粮政策和意义，征粮本着田土多多交，田土少少交，无田者不交的合理负担，而且一年只交一次，由于深入细致的政治

发动、动员工作做得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农民代表、农协会会员以身作则，带头交粮，并说服规导亲朋好友，尽先交粮，保证了征粮任务全面完成。

第二，充分发动群众，特别要依靠贫苦农民揭露和打击恶霸、地主抵抗征粮的阴谋破坏活动。解放初期50年的农民对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不完全了解，顾虑重重，封建地主阶级和恶霸、土匪伺机进行煽动，利用自己的经济势力，采取不同手段破坏征粮工作；有的利用封建的宗族势力煽动农民隐瞒田土，有的地主搞假分家，有的地主收租夺佃、强迫佃农搬家，有的地主千方百计收买农民，如送土地、请吃饭、送钱、送粮拉宗族关系，恶霸则四处造谣，说参加了农协会要拉去当兵，一人只给120斤粮食吃，其余都得交公粮，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国民党还要回来等等。经过工作队走保串户，深入发动农民，特别是雇、佃农，他们无土地顾虑较少，通过他们把占有少量土地的贫农以及土地不多的农民团结起来，孤立地主，揭露他们破坏征粮工作的谣言。对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经教不改的，人民法院及时审判，坚决打击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教育了农民群众，提高了农民向封建的地主阶级作斗争的信心，使征粮工作顺利进行。

第三，评地定量派粮到户，组织缴粮限期完成，各保组织评议征粮会，评议会组织以农民为主，各代会代表、民主人士、进步的知识分子参加，评议会人员由各保农民推选，但要具备不嫖不赌，不吃鸦片烟，办事公道，爱劳动等条件，才能当评议会的成员，通过评议会成员逐户摸底、查实造册各阶层的田土面积做到心中有数，评议时首先订出

田土等级产量，然后自报民评，同时动员大家挤黑田，实事求是，不包庇任何人，评议人员做到不讲情面，有黑田自动报告，对那些有意隐瞒不报，经群众检举或评议会评出，除加征粮外，还给与处罚。评议结束后，张榜公布，让全保农民讨论，对个别不合理的户，一经提出，评议会立即进行调查，再评议，直到群众认为公平合理后才通知到户，组织入库。评议会成员均带头缴征粮并规定乡、保、甲长、大地主、大绅士尽先缴粮并要乡、保、甲长监督，按规定时间入库。对抗拒不交，进行破坏征粮工作的经群众检举，对罪大恶极的给予镇压，对征粮工作认真负责的乡、保、甲长给予奖励，对消极怠工，有包庇隐瞒行为的给予惩处。

第四，坚持群众路线，严肃合理负担政策。50年全年征粮工作任务数额，由县分配到区，由区分到乡，由乡分解到村。县按任务总额附加地方公粮15%一并计征，征粮的范围：自营土地、租佃土地，（租佃双方分别缴纳），代管地，（代管人代缴），业主不收租地由佃户缴纳，无主权地（谁种谁收谁缴纳），对下列无农业收入的土地，公路界以内土地，国家特许免税土地等免交公粮。计算征粮数额按土地常年应产量计算，一律以稻谷计算。征收的标准按农业户人口，人平生产量不足120斤的免征，124斤而未满130斤的征1%，在此基础上，人平生产量每增加10斤，就增征0.5%的累进计征，共累进60个等级，人平生产量达3500斤的征50%，不再累进，差一户总产收入达15000斤以上者按55%计征，具体征收计算的办法，以全乡总任务，按全乡总产量分摊，50年全县农业户15万余户，67.56万人，粮食应产量34792万斤，人平产量515斤，公粮任务3160.9万

斤，按规定减征314万斤，实际征收入库为2846.46万斤，大米折谷3984万斤，占粮食总产量11.5%，加上地方附加15%，实收稻谷为4582万斤，占总产量的13.2%，全县耕地118.2万亩，亩平负担38.7斤，人平负担68斤，征粮折款185.7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321.8万元的57.7%，各阶层的总负担面大约占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最宽的面为百分之八十九。各阶层收入负担比重，从永兴乡的统计资料来看，地主占45.2%，富农占22.5%，中农占13.7%，贫农占3%。

依靠群众百战百胜

——记1950年3—6月西宁乡征收1949年公粮的工作概况

胡光翰

1950年2月，遂宁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征收1949年公粮指示。由于解放不久，一般粮民对国家政策不大明悉，尤其大粮户照旧赋额增收三至六成认为负担重迟迟不愿交纳，而负责催征的旧乡保人员都认为时间紧、任务重，不采取积极行动和办法，终难免招受“消极怠工”的斥责，于是在这种片面的紧迫感驱使下，便忘记了上级一再教导要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仍然故步自封，沿袭强迫命令，居高凌下的旧作风脱离了群众，甚至与群众对立起来，从而造成工作被动进展困难的落后苦境。

1950年2月5—7日，遂宁县人民政府在遂宁县首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征收1949年公粮的传达，随将任务分配给各乡，西宁接受任务后，立即制订工作计划，分保发送通知单，分划乡公所全部人员督征区域，克日下保开会坐办，我被划在三保徐家堰，另以自己薪金聘请徐国富作干事，每日专到城区药王庙粮库抄录完粮花名及数目，因要照应全面，一天东奔西跑，似已心力交瘁，殊为时半月收数甚微。一区区长都蓝珠于三月中旬率领工作队到乡，见成绩差也

深为焦虑，第二天便到徐家堰召开全乡征粮现场会议。

会上区长作了重要讲话，除讲明政策与征粮工作有关事项外，并号召全乡保甲人员站稳立场，积极为人民服务，不得消极怠工，一切公务应尊重群众意见办事，不得强迫命令，包办代替，更不得徇私舞弊……大家都应争取在限期内光荣完成征粮任务，讲话之后，立即又召集工作队和保以上督征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首先检查开征半月来为什么收数甚微，主要是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回保之后务必开好群众大会并分别开好青年会、妇女会、贫雇农会、知识份子等会，使人人都懂得人民政府征收公粮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贯彻合理负担，全乡人民都有责任把这一工作按时胜利完成。

各保人员回去之后，在工作同志指导督促下，在广大群众协力支持下，全乡征粮工作全面展开，干部首先带头，各知名人士也自动响应，交纳数字便直线上升，到四月中旬全乡任务完成了二分之一以上。

可是道路才走一半，拖欠未完的也是问题较多的，又怎么办呢？正当困惑不安之际，幸而专署专员吕韵同志来乡蹲点，对征粮工作和方法作了明确的指示。专区地方干部训练班主任辛清碧同志率领全班学员来乡协助征粮工作，他们深入基层，分保重新发动群众，召开各种会议，听取群众意见。同时分住各家农户，共同生活，联系感情，对粮民更嘘寒问暖，解释和解决存在的诸如赋额负担、租物准折、缺劳代运、困难暂借或减免、缺粮折交现金或实物等问题，使人人都懂政策、明责任，大家心中有数，应完纳的人必须设法按时如数完纳。在党的群众路线政策光辉照耀下，在各级领导亲切指导和工作队同志紧密协助配合下，学习和领悟了联

系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理和方法，因而西宁乡1949年六十余万斤公粮任务于六月中旬顺利完成。

在这次征粮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依靠群众，百战百胜。脱离群众，一事无成。

1990年12月15日

解放初安居剿匪征粮记略

刘 蜀

一九四九年，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大西南进军，十二月八日，遂宁获得了解放，消息传遍城乡，昔日盛气凌人的乡绅富户，从茶馆、酒楼消声匿迹。但一小撮反动分子，也暗中纠集伺机破坏新生的人民政权。

为了保卫人民政权，我乡的许多同学毫不犹豫报考了军大、革大。我和杜定松、蒋万刚三同学一同到遂宁专区地委，通过地下党员的介绍参加了地委第一期干部训练班学习。在十五天学习中，首先是由地委书记李林枝，组织部戈部长，宣传部韩部长作报告后，就讨论“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的题目和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等书。最后由遂宁县副县长范艾交代政策布置征粮任务及人员分配。地干班分到安居区十四人（男女各七人）加上旧政府的留用职员四人，一共十八人。到了安居区政府休息了两天，区委书记褚平定和区长王尧忠把老区来的同志和新同志配合分到七个乡。（安居、安平、玉峰、聚贤、会龙、横山、观音）在老同志李新仁带领我们三个新同志背着背包步行到横山旧乡政府，天色已晚。旧乡长对我们说，在成都的国民党起义部队几千人，从中江转移到横

山宿营，已经将乡政府、街村和五里以内的民房都住满了。只有请到五里之外他家里去住宿。李新仁同志和我们研究了一下就同意了。旧乡长带我们走了数十步，突然请我们暂等片刻，回去拿件东西。当我等着他回来时，他手里拿着一支手枪。有经验的李新仁同志叫他走前面带路，我们跟在后面，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后来镇压该乡长时，他交代出那晚想要干掉我们四人，当时我们只有干革命的热情，哪里会想到自己的生命危险）第二天立即通知旧乡长在乡上开会半天，由我在会上讲了旧乡保甲长的出路和交代评粮政策。第三天，四人分工负责八个保评粮工作，早出晚归，在八天之内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当我们回区总结工作时，已是农历年底。为了庆祝解放第一个农历春节，区上有二十几个同志，组织了新颖的秧歌队，在街道上来回几次扭着，吸引了人山人海的人群。前推后拥，争相挤着，笑语欢声，群众沸腾起来了。特别是南下的马田发同志化装成麻婆，用红辣椒作耳环，别具特色，令人捧腹大笑。春节后，形势大变化。玉峰乡旧乡长田毓亨纠合红灯教和土匪二百余人，盘踞在绝山寺的寺庙中叫嚣：“攻打安居区政府，杀光八二娃”的传单，另外的零星匪徒也蠢蠢欲动。除分配南下的王世荣、李元斌、段永泽各领几个新同学到会龙、横山、观音三乡去催缴公粮外，对玉峰、聚贤、安平、安居较为复杂的四乡就集中干部力量一面剿匪、一面征粮。在剿匪中，采取了依靠群众检举，先镇压一小撮民愤极大的两名土匪，再进行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因此在剿匪工作上很快地取得了胜利。

记得我第一次去安平乡村去捕捉土匪，由马田发同志带

领区上十几个男同志以迅雷之势赶到土匪巢，就分片围了起来。我和倪念林守住垭口，站了约一个多小时，见一人扛着鸟枪从那旁走来。我俩叫他站住进行盘问：“你到哪里去？”这人很不耐烦地回答：“干吗？我打兔去。”我们立即拿过他的鸟枪检查问：“生锈的鸟枪筒，能打兔吗？”他就支支吾吾地说：“我拿去找铁匠修理一下。”正当这时，马田发等几个同志在匪巢搜查出来叫我们时，被检查人一指说，就是他——土匪姚君素。立即带回区上，当夜审问，交代了太平街上李匪头子。为了防止走漏风声，当夜，区上十几位男同志又出发了。在那黑夜中，找了熟悉路径的人作向导，一个接一个，摸黑路二十八里，到了太平街上，天色大明。这恰是该乡的赶场天，先进入的两同志，暗带手枪，只在街内转了一圈，赶场的群众就发觉有意外之事，很快地走散了。结果一侦察，该匪已闻风声逃得无影无踪。

不几天，又有群众检举当晚有土匪在巢穴内集中。区委书记褚平定率领区上十几个同志和区干队二十几人，在浅淡的月光下，向聚贤乡出发。走到观音铺前面垭口就转小路，翻过小山，步上田埂，过了一段路程，区干队走坡上，我们走山腰。正在行走之时，突然传来零星的枪声，便暂时停止前进，坐地观察。正观察时，猛然坡上的枪弹向我射击。有部分同志躲进了一个小岩筐，我和杜定松、蒋万刚三人，只有卧在两个坟堆前。只听见打在头前的泥土和脚后的麦子“唰、唰……”地响。我们太危险了！幸而是岩筐和坟堆救了我们的生命。（后来区干队坦白交代想打死我们去当土匪）枪声停止，我们直呼“口令”，区干队的回答：“误会、误会。”褚平定又命令我们继续前进，到了土匪巢穴。